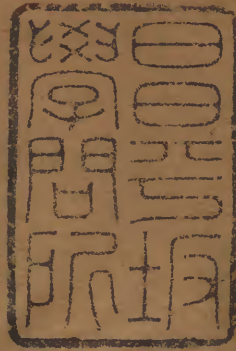


儒宗理要

朱子三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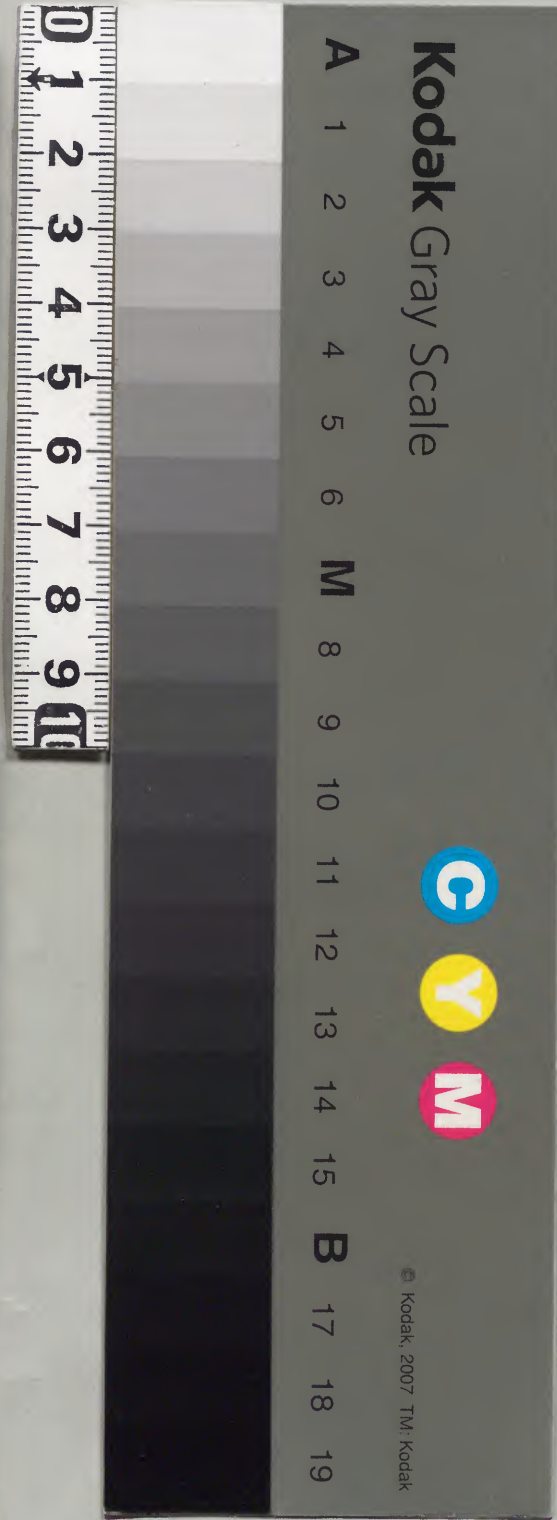
七



漢書門		
九四七二	七	八
號	函	架
類		冊

内閣文庫		
九四七二	一〇	五九
號	冊	函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72
冊數	10	(7)
函號	299	12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朱子卷三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淺草文庫

誠正類

文集

戒申封事

謂天下事皆本於聖心
孝宗朝

先是淳熙丁未七月除先生江西提刑是歲六月奏事
延和殿上獎諭甚渥是日除兵部郎官前數日會與本
部侍郎林栗議易西銘不合於是請祠八月除直寶文
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九月復召促入對先生迫於
足疾嘗面奏以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別具封事以聞
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
除主管太乙宮
兼崇政記說書

臣輒以陛下之心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

馬宗里要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一

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感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有不可得而窺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供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奸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擾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矣心一有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得而正是數者一有不正

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進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陛下試

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官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賄之流。閭巷竊言久矣。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

不當論况其有才適所以爲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
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
之野史記之播於夷狄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爲何如主也縱有
曲折如前日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
刑餘小醜不比人類乃熒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
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
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
出其門者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止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
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爲誠當深察而痛懲之
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
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嘗明正其罪而反寵以
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曹無知無所忌憚况中外將帥其不爲
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陛下竭生靈之膏
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爲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
怨詈謗讟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
倚仗是皆爲將帥者巧爲名色頭會箕歛陰奪取其糧賜以自
封殖而行貨賄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旣厭足矣然後時以薄
少號爲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
陛下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
闈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蔽欺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

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爲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爲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爲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

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賦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邪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旣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早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亦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儉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日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

又戊申封事

謂君心正凡事無不正

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葉廣濶。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爲陛下擇將帥以

作士氣討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
 典兵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
 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為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
 之官吏能為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
 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
 黜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禮之供橫歛巧取之政其太甚
 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

辛丑延和奏劄一

謂心有天理人欲之異
孝宗朝

是年除浙東提舉
冬奏事延和殿

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
 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
 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
 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
 亂安危有人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
 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臣
 嘗竊怪陛下以大有為之資膺受付托憂勤願治恭儉愛民二
 十年於此矣而間者臨軒慨然發歎乃或未免以治效之不進
 為憂因竊以是推之而得其說請昧萬死為陛下一一陳之夫
 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
 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陛之上突與之間而必深

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修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守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黷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奸僞譏慝叢脞眩瞶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卽位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猥瑣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旣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強訐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於爲惡陛下之用力則已勞矣而其翕張擒縱之機周防畏避之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幾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旣未能循

傳宗理學 卷三
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旣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旣足以蠱心志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旣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比年陛下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旣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姦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姦窮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不免於譴訶然猶委蛇盤礴不失其崇資峻秩而攫取

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一問其朋比援引之姦也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洊臻蓋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是則陛下之勞旣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旣不足以勝羣小之奸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遮天理濁亂聖心則將益深錮而遂至於不可解蓋其失萌於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爲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臣恐陛下於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於陛下之前惓惓深衷實在

於此而學淺辭拙不足以起發聖意恐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才以修聖政則夫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隙可投以誤恩顧則又痛斥而遠屏之以永除後日蔽遮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為陛下之國家將不至於卒受羣小之弊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愛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已妄論至此悲憤填臆伏惟陛下赦其罪而納其忠深為宗廟社稷大計不俟終日斷然行之則不惟愚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經筵講義

論誠意一傳之義
事目見榕致類

臣謹按此傳之第六章承上章之言以釋誠意之義者也臣又詳說之曰民之秉彜本無不善故人心之發莫不知善之當為而欲為之惟其氣稟之雜物欲之私有以害之是以為善之意有所不實而不免為自欺也所謂自欺者外有欲善之形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欲者以拒乎內也外有惡惡之狀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惡者以主乎中也是以其外雖公而中則私其形常是而心則否是皆自欺之類也所謂誠其意在於毋自欺而已矣能禁乎此則其心之所發在於好善則表裏皆好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好心之所發在於惡惡則表裏皆惡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惡是以其好善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臭而方寸之間無有纖芥不快不足之處是則所謂自慊而

備守理要 卷三
意之誠也能自慊而意誠則其隱微之間無非善之實者君子於此亦致其謹而不使一毫之私得以介乎其間而已若小人之自欺則不惟形於念慮之間而必見於事爲之際此知其爲惡而揜之則旣不足以自欺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則又不足以欺人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又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其引曾子之言以下則所以明夫隱微之間實有不善則人皆知之如十目之所同視十手之所同指無不見之甚可畏也隱微之間實無不善則其形於外也亦然蓋多財之人其屋必美有德之人其身必修其心廣大則其體必安舒此又以著其理之必然而見君子所以必誠其意之指也然考之於經則所以能誠其意者乃在夫知至蓋知無不至則其於是非得失皆有以剖析於毫釐之間而心之所發必無外善內惡之弊所以有主於中有地可據而致謹於隱微之間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爲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爲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然猶爲衆人言之耳若夫人君則以一身托乎兆民之上念慮之間一有不實不惟天下之人皆得以議其後而禍亂乘之又將有不可遏者其爲可畏又不止於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已願陛下於此深加省察實用工夫則天下幸甚如其不然則今日區區之講讀亦徒爲觀聽之美而已

何益於治道有無之實以窒夫禍亂之原哉

與陳侍郎書

論格心之議

嘗聞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救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也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論之上則天心未豫而饑饉薦臻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歛方急盜賊四起人心動搖將一二以究其弊而求所以爲圖回之術則豈可以勝言哉然語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矣蓋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頽萬事隳獨斷之言進而主意驕於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鬱於下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爲是說者苟不乘乎人主心術之蔽則亦無自而入此熹所以於前日之書不暇及他而深以夫格君心之非者有望於明公蓋是三說者不破則天下之事無可爲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理哉不審閣下前日之論其亦常及是乎抑又有大於此者而山野之所弗聞弗知者乎閣下誠得其本而論之則天下之事一舉而歸之於正殆無難者而吾之去就亦易以決矣熹竊不自勝其憤懣之積請復得而詳言之夫沮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苟道目前宵旰之憂而養成異日晏安之毒者亦講和之說也

此其爲禍固已不可勝言而議者言之固已詳矣若熹之所言則又有大於此者蓋以祖宗之讐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者苟曰力未足以報則姑爲自守之計而蓄憾積怨以有待焉猶之可也今也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爲卑辭厚幣以乞憐於仇讐之戎狄幸而得之則又君臣相慶而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旣捐之矣欣欣然無復分毫忍痛含冤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嗚呼孰有大於祖宗陵廟之讐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夫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今所以造端建極者如此所以發號施令者如此而欲人心固結於我而不離庶事始終有條而不紊此亦不待知者而凜然以寒心矣而爲此說者之徒懼夫公論之沸騰而上心之或悟也則又相與作爲獨斷之說傳會經訓文致姦言以深中人主之所欲而陰以自託其私焉本其爲說雖原於講和之一言然其爲禍則又不止於講和之一事而已是蓋將重悞吾君使之傲然自聖上不畏皇天之譴告下不畏公論之是非挾其雷霆之威萬鈞之重以肆於民上而莫之敢撓者必此之由也嗚呼其亦不仁也哉甚於作俑者矣仁人君子其可以坐視其然而恬然不爲之一言以正之乎此則旣然矣而旬日之間又有造爲國是之說以應之者其欺天罔人包藏險慝抑又甚焉主上旣

信宗理可 卷三
可其奏而羣公亦不聞有以爲不然者。熹請有以告之。夫所謂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土一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爲非。况有天下之利勢者哉？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強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懸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僅足以劫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不識今日之所爲，若和議之比，果順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否耶？誠順天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所同是也。異論何自而生乎？若猶未也，而欲主其偏見，濟其私心，彊爲之名號曰國是，假人主之威以戰天下萬口一辭之公論，吾恐古人所謂德惟一者，似不如是。而子思所稱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不幸而近之矣。昔在熙寧之初，王安石之徒嘗爲此論矣。其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而紹述之。前後五十餘年之間，士大夫出而議於朝，退而語乎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指以爲邦朋、邦誣，而以四凶之罪隨之。蓋近世主張國是之嚴，凜乎其不可犯，未有過於近時者。而卒以公論不行，馴致大禍，其遺毒餘烈，至今未已。夫豈國是之不立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真是，而守之大過，是以上下相徇，直言不聞，卒以至於危亡而不悟也。傳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况所差非特毫釐也哉？嗚呼！其可畏也已。奈何其又欲以是重誤吾君，使之尋亂亡之轍迹，而躬駕以隨之也。嗚呼！此三

說者其爲今日大患之本明矣。然求所以破其說者，則又不在于他，特在乎格君心之非而已。明公不在朝廷，則已。一日立乎其位，則天下之責四面而至，與其顛沛於末流而未能所濟，孰若汲汲焉以勉於大人之事而成已成物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熹杜門求志，不敢復論天下之事久矣。於閣下之言，竊有感焉，不能自己，而復發其狂言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也。尚書王公計就職已久，方羣邪競逐，正論消亡之際，而二公在朝，天下望之，屹然若中流之底柱，有所恃而不恐。雖然，時難得而易失，事易毀而難成，更願合謀同力，早悟上心，以圖天下之事。此非獨熹之願，實海內生靈之願也。

與南軒書

論未發已發之旨

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理。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幾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

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枯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不能致察使精之反覆至於夜氣不足以存而陷於禽獸則誰之罪哉周子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未發之前更如何求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二先生之說如此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良心之未嘗不發矣

又與南軒書

再論已發未發之旨

前書所叩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正茲辱誨諭乃知尚有認爲兩物之蔽深所欲聞當時乍見此理言之唯恐不親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淺深之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果無差否所謂龜山中庸可疑處鄙意近亦謂然又如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爲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着一時字一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

語錄亦嘗疑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隔截氣象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摸處也

答張南軒

論心未發已發之七

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為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甚多未為精切比遺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始初自信以為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所施之矣聖賢方冊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

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着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柂而沿回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論中和體用之異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全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

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書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爲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徒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

答范秘閣

論忠恕有二之說

某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謂以仁義爲有二則某之言亦非謂忠恕爲有二也但聖賢所論各有所爲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而爲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合也強而合之不降高以就卑卽推近以爲遠始倚一偏終必乖戾蓋非理之本然是乃所以爲不一也蓋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

子思專以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爲二。然核其所以爲忠恕者。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所被教問。曲折可以無疑矣。若夫曾子所言發明一貫之旨。某前書一再論之。皆未蒙決其可否。某又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旣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爲粗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爲無形。以日用忠恕爲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耳。此說雖陋。乃二程先生之舊說。上蔡謝先生又發明之。顧某之愚。實不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爲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焉。

又答范秘閣

再論忠恕有二之說

垂諭忠恕說。仰荷不棄其愚。與之反覆。敢復爲說以請益焉。某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隨寓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

爲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已。推已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爲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闕哉。

程子養觀說

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良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

明道論性說

生之謂性。止生之謂也。

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

性理要 卷三
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卽此所稟以
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
之說而以性卽氣氣卽性者言之也

人生氣稟 止不可不謂之性也

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也蓋氣之流行
性爲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
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
之性也先生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
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蓋生之謂性 止水流而就下也

性則性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卽其
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韞因可默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
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
則性之韞善亦可知也

皆水也 止各自出來

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汚
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
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
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
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然則人雖爲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

此理天命也止此舜有天下而不與者也

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修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修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然非聖人不能盡故以舜明之

定性說

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知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炤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

信
不用知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彊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文集終

語錄

誠正

知與意皆出於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念處。

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憤憤，何事於操存也？某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隘去處。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透此關後，滔滔然自然去爲君子，不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爲小人之歸也。致知所以先於誠意者，如何曰致知者，須是知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合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

程先生所謂真知者是也。謨

知至而後意誠。須是真知了。方能誠意。知苟未至。雖欲誠意。固不得其門而入矣。惟其胸中了然。知得路逕如此。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後自然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因指燭曰。如點一條蠟燭在中間。光明洞達。無處不照。雖欲將不好物事來。亦沒安頓處。自然着他不得。若是知未至。譬如一盞燈。用罩子蓋住。則光之所及者。固可見。光之所不及處。則皆黑暗。無所見。雖有不好物事。安頓在後面。固不得而知也。所以貴格物。如佛老之學。它非無長處。但它只知得一路。其知之。所以及者。則路逕甚明。無有差錯。其知所不及處。則皆顛倒。

錯亂。無有是處。緣無格物工夫也。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只固然。豈可說物未能格。意便不用誠。自始至終。意常要誠。如人適楚。當南其轅。豈可謂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轅。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得致知。知至則道理坦然明白。安而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臨事不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自然行處無差。備

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道夫

問知至而后意誠。故天下之理。反求諸身。實有於此。似從外去。

討得來云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

耳矣厲聲言弗思二字又笑曰某嘗說人有兩箇兒子一箇在家一

箇在外去幹家事其父却說道在家底是自家兒子在外底

不是節

或問知至以後善惡既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曰克己之功乃是

知至以後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纔放下便

是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然一念之微所當深謹纔說

知至後不用誠意便不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釐間不可

不予細理會纔說太快便失却此項工夫也銖

誠意方能保護得那心之全體

問心本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似倒說了

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撐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須

去了許多惡根如人家裏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如人

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種須去了自欺之意意誠則心正

誠意最是一段中緊要工夫下面一節輕一節或云致知格

物也緊要曰致知知之始誠意行之始夔孫

或問意者心之所發如何先誠其意曰小底却會牽動了大底

心之所以不正只是私意牽去意才實心便自正聖賢下語

一字是一字不似今人作文字用這個字也得改做那一字

也得

或問意者聽命於心者也今日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意乃在心之先矣曰心字卒難摸索心譬如水水之體本澄湛却為風濤不停故水亦搖動必須風濤既息然後水之體靜人之無狀汗穢皆在意之不誠必須去此然後能正其心及此既正後所謂好惡哀矜與脩身齊家中所說者皆是合有底事但當時時省察其固滯偏勝之私耳備

問心如何正曰只是去其害心者端蒙

或問正心誠意莫有淺深否曰正心是就心上說脩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自心做出來如脩身如繫矩都是心做出來但正心却是箇萌芽上理會若脩身與繫矩等事却是各就地頭上理會

或問誠其意者毋自欺曰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便是自欺須是表裏如一便是不自欺然所以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譬如今人見鳥喙之不可食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寒之欲衣饑之欲食則自是不能已今人果見得分曉如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見善如饑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此意自實矣祖道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慊者無不足也如有心為善更別有一分心在主張他事即是橫渠所謂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心也祖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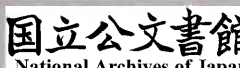
問誠意章曰過此關方得道理牢固或云須無一毫自欺方能自慊必十分自慊方能不自欺故君子必謹獨曰固是然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若未至何由得如此蓋到物格知至後已是意誠八九分了只是更就上面省察如用兵禦寇寇雖已盡翦除了猶恐林谷草莽間有小小隱伏者或能間出爲害更當搜過始得銖

誠意者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皆是真情既是真情則發見於外者亦皆可見如種麻則生麻種穀則生穀此謂誠於中形於外又恐於獨之時有不到處故必謹獨節

此一个心須每日提撕令常惺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復收拾如今大學一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心好善惡惡果能如此乎閒居爲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

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爲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大雅

次日又曰夜來說得也未盡夜來歸去又思看來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一段便是連那毋自欺也說言人之毋自欺時便要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樣方得若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此便是自欺毋自欺者謂如爲善若有些子不善而自欺時便當斬根去之真個是如惡惡臭始得如小人閒居



為不善底一段便是自欺底只是反說閒居為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若只如此看此一篇文義都貼實平易坦然無許多屈曲其舊說忒說濶了高了深了然又自有一樣人如舊說者欲節去之又可惜但終非本文之意耳備

問意既誠而有憂患之類何也曰誠意是無惡憂患忿懣之類却不是惡但有之則是有所動節

問忿懣恐懼好惡憂患皆以有所為言則是此心之正不存而是四者得以為主於內曰四者人不能無只是不要它留而不去如所謂有所則是被他為主於內心反為它動也道夫

看心有喜怒哀說曰喜怒哀樂固欲中節然事過後便須平了謂如事之可喜者固須與之喜然別遇一事又將此意待之便不得其正蓋心無物然後能應物如一量稱稱物固自得其平若先自添着些物在上而以之稱物則輕重悉差矣心不可有一物亦猶是也備

四者心之所有但不可使之有所私爾才有所私便不能化梗在胸中且如忿懣恐懼有當然者若定要他無直是用死方得但不可先有此心耳今人多是才忿懣雖有可喜之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便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了蓋這物事才私便不

信宗理卷
卷三
去只管在胸中推盪終不消釋設使此心如太虛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則便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真知其味矣。道夫

人心如一箇鏡先未有一箇影象有事物來方始照見妍醜若先有一箇影象在裏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見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然恁地虛方得若事未來先有一箇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滾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苦留在這裏如何得正。賀孫

收放心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夔孫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憫

人昏時便是不明才知那昏時便是明也。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旣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升卿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廣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它本自光明廣

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它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伯羽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千斤擔相似。須硬着筋骨擔。賀孫

今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賀孫

今說求放心說來說去。却似釋老說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了。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所以不同也。

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卽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脩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卽心知也。格物卽心格也。克己卽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檢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繫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

量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定當即今見得如此則更無
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着力處大抵只要
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大雅

或問存心曰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
此對客方子

或言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儻

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長不放矣升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種得一物在

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

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追求之則此心已

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端

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

明如日月要閑心却不閑隨物走了不要閑心却閑有所主

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那錯底心不錯底是本心錯底是失

其本心廣

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祖道

動靜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

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佐

靜坐無閒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淳

始學工夫須是靜坐。靜坐則本原定。雖不免逐物。及收歸來也。有箇安頓處。譬如人居家熟了。便是出外到家便安。如茫茫

在外。不曾下工夫。便要收斂向裏面也。無箇着落處。

士毅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如坐禪入定。斷

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閒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

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

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

觀文王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

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灑掃時加

帝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絃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

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

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沒奈何。須着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

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

柱處。今且說到營營底心。曾與道理相入否。曾與聖賢之心

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

處。然後爲學。便有歸着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

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做工夫

正爲此也。

大雅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

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

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

則靜。

此段徐居甫錄說。此次日見徐云。事來則動。雖然動靜事過了。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則下。雖然動靜

無端。亦無截然為動為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然從此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砥

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好。心要收拾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承當。及犯而不校。却別。從固

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

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祖道

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時常多。曰。若聖人動時亦未

嘗不靜。至衆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如今人欲爲一事未嘗

能專此一事。處之從容不亂。其思慮之發。既欲爲此。又欲爲

彼此。是動時却無那靜也。端蒙

要得坐忘。便是坐馳。道夫

靜坐久時昏困不能思起去。又開了不暇思。德明

朱子卷三終

朱子卷四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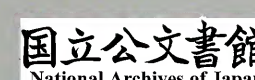
脩齊類

文集

又戊申封事謂宜選東宮官以善輔道
事目見誠正類

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已微發其
端。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
保傅傳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
臣嘗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略之甚也。由前所論
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略。因是亦以是爲當然。

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僚之選貌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闖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間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燕遊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媠狎奇袤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官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



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傅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爲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略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子弟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

癸未垂拱殿奏劄一

謂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

是年三月召先生赴行在十月至在所入對垂拱殿首論及此

臣聞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而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脩也深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是以意誠心正而身脩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之爾此所謂大學之道雖古之大聖人生而知之亦未有不學乎此者堯舜相授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此也自是以來累聖相傳以有天下至於孔子不得其位而筆之於書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其門人弟子又相與傳述而推明之其亦可謂詳矣而自秦漢以來此學

絕講儒者以詞章記誦爲功而事業日淪於卑近亦有意其不止於此則又不過轉而求之老子釋氏之門內外異觀末本殊歸道術隱晦悠悠千載雖明君良臣間或一值而卒無以復三代之盛由不知此故也恭惟皇帝陛下聖德純茂爰自初潛以至爲帝仁孝恭儉之德信於天下紛華盛麗一無所入於其心此其身可謂脩矣而臨御天下暮年於此平治之效未有所聞臣竊疑之意者前日勸講之臣限於程式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詞章記誦之習而陛下求所以進乎此者又不過取之老子釋氏之言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聰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虛無之過也臣願陛下清閒之燕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而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則今日之務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止以至於臣下之忠邪計慮之得失不待燭照數計而可否黑白判然矣若是則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於以脩身齊家平治天下亦豈有二道哉臣之所聞於師者如此自常人觀之疑若迂濶陳腐而不切於用然竊以爲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天下之事無急於此矣伏惟陛下擴天日之照俯賜開納非獨微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

幸

又巴西擬上封事

謂宜脩身以齊家
事目見格致類

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以禮義使之有以服吾

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何以正其宮壺杜其請托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惟聖明之留意焉

又巴西擬上封事

謂宜擇師傅以輔皇儲
事目見格致類

臣聞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其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義禮為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詩

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及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甲寅擬上封事

謂父慈子孝本於天性光宗初政

時壽皇退位光宗御極先生帥長沙嘗草封事欲以和協兩宮之情言甚切直會寧宗即位遂不果上

臣聞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

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性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或好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爲慈子或忘其爲孝然後造爲讒慝者指疑似以爲真實指毫髮以爲丘山潛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潛之於其子則使施之父者寢失其常然後巧爲利害之說以劫之蓋謂如此則必受其利不如此則必蹈其害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日益猜疑猜疑不已子一舉足而得罪於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靜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果未嘗不慈且孝也臣竊觀陛下天資仁孝初政清明進退人才動合公論一言之善天下誦之豈獨於天性至親反用其薄况備物之養無大虧闕政事之間無大更革過宮定省本非難行猶豫遲回動踰時月亦獨何也無乃事起於纖微情阻於踈濶方間隙之將萌羣臣不能救之於早及形迹旣著又不能察陛下事親之本心且無以和陛下父子之情往往語言

拙直援引過當其心雖忠於陛下而不足以感悟陛下之聽徒以激怒陛下故近日臨欲過宮而輟者陛下未必不曰吾身為萬乘之主乃不得一事自由乎故不肯屈獨斷之權為羣論所迫耳而陛下父子之情所以至此者臣竊料陛下卽位之初便有奸人造為邪說離間陛下之父子如一飲宴之失壽皇慮陛下或怠於為政一言動之愆壽皇憂陛下或至於成疾此皆愛陛下之至切故或形於言而不自以為嫌其意惟欲陛下遷善改過正心脩身以奉天地以承祖宗為有宋萬年無彊之休而已曷嘗有纖芥忿恨如浚井塗廩之意哉而姦人因之造為危語往來間諜以誤聖聽不惟使陛下之身常懷疑懼而使陛下之宮中亦皆嚴憚重華而不敢親近日遠月疎間隙愈大天下之人但見壽皇慈覆天下而於陛下為尤篤陛下所以事壽皇者乃不以孝聞而以失禮聞又不知其為羣小之姦而直以為陛下之失街談巷議偶語族談至有臣子所不敢聽者臣恐不惟如此一旦上帝震怒匹夫流言草野僭亂將仗義而起夷狄外侮興問罪之師當是之時六軍之情能使之親附乎萬姓之心能使之固結而不解乎讒邪之人雖復變而食之其能有及於國家之敗乎如臣之愚雖百千輩咸欲粉身赤族為陛下死其能有補於社稷之存亡乎又聞壽皇聖躬比者小愆和豫雖未必因此而天下後世寧不曰意念鬱鬱而至此乎夫事固有

失於毫釐之間而遂至於不勝悔者臣子之所不忍言而忠於事君者亦不敢隱也昔漢文帝徙淮南王少失思慮而尺布斗粟之謠終身病之夫以兄而不能容其弟雖賢主不敢自恕其過也况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容其父乎為今之計先遣大臣謝罪於重華次發明詔告諭在廷言前日之所以不能無疑者以讒邪惑亂之故誅此奸人以謝天下屏斥餘黨還始政之清明即日駕過重華問安侍膳以盡父子之驩如此則天下歌舞四夷尊仰書之信史以為美談反危而安特在陛下反覆手之間耳今愛陛下之切者中宮也嘉邸也忠陛下之至者二三大臣也願出臣章與之參訂必有以知臣之惓惓於君父而其言雖陋實宗社之至計也

經筵大學講義

論大學脩身之義
事日見格致類

臣竊謂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國家為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必亂而未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天下國家皆本於身又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皆本於此蓋君猶表也民猶影也表正則影無不正矣君猶源也民猶流也源清則流無不清矣若夫天下之物則有親有疎有近有遠而心之應物則有重有

輕有長有短親者重而疎者輕近者長而遠者短重而長者在所先輕而短者在所後亦理勢之必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是以此章詳陳大學之條目曰格物曰致知曰誠意曰正心曰脩身曰齊家曰治國曰平天下凡有八事而於章末獨以脩身齊家二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其旨亦已深矣臣願陛下清閒之燕從容諷味當存於心不使忘失每出一言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每行一事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小而嘖笑念慮之間大而號令黜陟之際無一不反而思之必無害也然後從之有害則不敢也則又夙興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夜寒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以至於出入起居造次食息無時不反而思之必已厚也然後守之而勿失一有未厚則又恐懼而益加厚焉念念如此無少間斷則庶乎身脩親悅舉而措諸天下無難矣惟陛下深留聖意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

謂處天下之事有變有權
寧宗初政

寧宗即位召先生赴行在先生發長沙在道聞南內朝禮尚缺十月奏事便殿此第一劄也

臣竊聞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父子君臣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

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而唯大聖大賢爲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而夷齊季札之徒。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卽乎吾心之所安。寧隕其身亡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爲此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爲之見於上。地變爲之作於下。人情爲之哀恫怫鬱。而皆有離叛散亂之心。方此之時。宗廟社稷危於綴旒。是則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焉者。也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未及號令之間。不越須臾之頃。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乎有以不失其正者矣。然自頃至今。亦旣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懽。學士大夫羣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順逆名實之際。至於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特待時而發耳。臣雖至愚。亦知竊爲陛下憂之。而未知其計之所出。故嘗反覆以思。而參以所聞。則尚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爾。嗚呼。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卽是心以充之。則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孟子所謂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以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奉。則轉禍爲福。易危

爲安亦豈可以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天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有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毫有所加於潛邸之舊。外至百辟多儀之享，恩澤匪頒之式，不敢一旦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期以格乎親心。然後濬發德音，痛自克責，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繼以二日。而一至以至於無一日而不一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疑，不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若夫災異之變，禍亂之幾，有未盡去，則在乎陛下疑神恭默，深鑒古先，日與大臣講求政理，可否利濟，惟是之從，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材，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爲偏聽以啓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得違。釁孽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若復因循，日復一日，所以行權者，遂失其正，則臣恐禍變之來，不但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已也。人心易離，天命難保，厥監不遠，深可畏懼。臣山野戇愚，不識忌諱，惟陛下寬之。

甲寅經筵留身面陳劄子

謂當務抑損以盡孝道
寧宗初政

先生留身講筵時有旨修舊東宮先生不勝憂懼乃具
奏乞寬移御之期益勤定省之禮并言近習及叢宮卜
兆事反覆數千言講畢
奏之上感動為之泣下

臣之所言其最大者則勸陛下凡百自奉深務抑損自宮闈之
私居處服用宜如潜邸之舊以至外庭禮數僕御恩澤亦未可
遽然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感格親心早遂晨昏定省之願
以為陛下必垂開納而數日來乃聞有旨修葺舊日東宮為屋
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以遂移蹕以為便安之計
不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增加臣不知此果出於陛下之心大
臣之議軍民之願耶抑亦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

因以遂其奸心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
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誦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
餓流離陷於死亡之際忽見朝廷正用此時大興土木修造宮
室但以適己自奉為事而無矜惻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
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
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
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
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翻然委而去之
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必又將有扼腕而不平者矣前鑒未
遠甚可懼也至於一離尊親之側輕去倚廬之次深宮永巷園

園池臺耳目之娛雜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心未易當此紛
華盛麗之熒惑感移雖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以正厥事而進
德脩業亦將有所不暇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壽康定省
之禮則臣嘗言之矣而其意有未盡也今聞邇日一再過宮亦
未得見而不亟爲之慮如臣所謂下詔自責頻日繼往者顧乃
逶迤舒緩無異尋常之時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
必以爲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
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
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
一而卽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軍民姑以代已之勞而非唯
遽享至尊之奉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何時而已乎
父子天倫三綱所係不惟陛下之心深所未安而四方觀聽殊
爲不美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
大懼也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
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
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
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
其繆之出於其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
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

陛下卽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以啓將來之弊况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奈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爲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臣願陛下深察愚言而反之於心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偪仄暴露之苦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下有以塞羣下窺觀眩惑之奸而慰斯民饑餓流離之歎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

控前馬者預詔近屬尊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
 前所陳宛轉方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
 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
 左右環擁更進譬喻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
 且霍然雲消霧散而歡意浹洽矣

文集終

語錄

脩身

問正心章既說忿懣四者脩身章又說之其所親愛之類如何
 曰忿懣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廣
 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饑
 而食只合當食食纔過些子便是偏渴而飲飲纔過些子便
 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
 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
 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涿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如父子是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子不

可以不爭如為人父雖是主於慈若一向辟將去則子有不肖亦不知責而教焉不可人之其所賤惡而辟為人固自有
 一種可厭者然猶未至於可賤惡處或尚可教若一向辟將去便賤惡他也不得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如事君固是畏敬然說大人則藐之又不甚畏敬孟子此語雖稍粗然古人
 正救其惡與陳善閉邪責難於君也只管畏敬不得賀孫
 蔡問敖惰之說曰有一般人上未至於可親愛下未至於可賤惡只是所為也無甚好處令人懶去接他是謂敖惰此敖惰
 不是惡德淳

廉恥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卿
 學者須要有廉鴻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問子路此
 箇病何以終在曰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只打疊不能
 得盡丹求比子路大差升卿

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人言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

信
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歉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一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然終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又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人門便差了也廣

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檢點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忤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捐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大雅

因說貧曰朋友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說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若以不法事相委却以錢相惠此則斷然不可明作

味道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

處事

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如人有此心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事夔孫

或說事多曰世事無時是了且揀大段無甚緊要底事不要做

又逐漸就小者又揀出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

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

乎其所以不親恐懼乎其所以不聞先且就暗處與聞處做了然

後就不親不聞處用力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層做

事暗處與聞處原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暗不聞處做可知

是做不成下梢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

得須從十日所視平手所指處做起方得明作

這一邊道理熟那一邊俗見之類自破

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心

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

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壽昌

今人未有所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見得一有所見始覺所為多

有可寒心處砥

今人多是安於所不安做此事明知是不好只說恁地也不妨

正所謂月攘一雞以待來年者也賀孫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可學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面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是甚意思璘

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為君子陰柔為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困

倒了賀孫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稿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它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它只

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夔孫

李問世間有一種人慈惠溫厚而於義不足作事無斷制是如何曰人生得多般樣這個便全是氣稟如唐明皇為人它於父子夫婦君臣分上極忍無狀然終始於兄弟之情不衰這只緣寧王讓他位所以如此寧王見它有功自度不可居儲嗣遂力讓他緣這一節感動得他所以終始恩重不衰

叔蒙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為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

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趨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不是說親戚親戚自是礙法。但以相熟。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賀孫

力行

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可。升卿

若不用躬行。則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獸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一個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備

問大抵學便要踐履如何。曰。固然是易云。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既探討得是。當又且放頓寬大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

故曰寬以居之何嘗便說仁以行之謨

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備

有個天理便有個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個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夔孫

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後來沒巴鼻生底幹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精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大雅

人只有個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則要牢割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漸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祖道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卽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卽克治擴充功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

信先理要 卷四
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閔祖

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夸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支之欲，惟分自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冰消凍解，無有痕迹矣。賀孫

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爲敬。須是隨事致敬，要有行程去處。如今且未論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截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爲說。此行程也。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脩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今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爲主，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大雅

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爲己爲人之分，纔爲己，這許多便自做

傳記要 卷四
一邊去。義也是爲己。天理也是爲己。若爲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

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着得。

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祖道

才有欲順適底意思。卽是利。祖道

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熹

凡事只去看個是非。假如今日做得一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非處。壽昌

學者工夫。只求一個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

是。則爲善。徇其非。則爲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親之道。

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審個是非。擇其

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十五志學所

志。只在此。三十而立。所立只在此。四十而不惑。又不是別有

一般道理。只是見得明。行得到。爲賢爲聖。皆只在此。聖人恐

人未悟。故如此說。又如彼說。這裏旣說。那裏又說。學者可不

知所擇哉。今讀書而不能盡知其理。只是心粗意廣。凡解釋

文義。須是虛心玩索。聖人言語。義理該貫。如絲髮相通。若只

恁大綱看過。何緣見得精微出來。所以失聖人之意也。謙

所謂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個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

忽然看見。攬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的道理。恁地是

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個是處便是道也近時釋氏便有個忽然見道的說話道又不是一件物事可摸得入手管

人未說為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為善今人見不好事都只恁不管他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知這秉彝之良心做那裏去也是可怪與立

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熹

為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

處季禮

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

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故令規模寬濶使人人各得盡其

情多少快活大雅

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為酬酢耶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耶曰知所以處心持已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

準則人傑

齊家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誠心耶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葉誠之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公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為人子止於

孝賀孫

用之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是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賀孫

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眾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文王心出。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舊嘗題跋一文。字曾引此語。以為莊子此說。乃楊子無君之說。似他這意思。便是沒奈何了。方恁地有義。却不知此是自然有底道理。又曰。臣之視君如寇讐。孟子說得來怪差。却是那時說得如云。三月無君則弔等語。似是逐旋去尋個君。與今世不同。而今却是只有進退。如有去之之理。只得退去。又有一種退不得底人。如貴戚之卿是也。賈生弔屈原文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又為懷王傳。王墜馬死。誼自傷。傳王無狀。

悲泣而死。張文潛有詩譏之。當時誼何不去。直是去不得。看得誼當初年少也。只是胡說。賜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以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惡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為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母失其為親。故者母失其為故也。淳

問人倫不及師何也。曰。師之義。即朋友而分。則與君父等。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又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

居則經。卓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道夫

某嘗言。今教導之法。皆失真。無一箇人曉得說道理底。盡說錯了。說從別處去。做文章底。也只學做那不好底文章。做詩底。也不識好詩。以至說禪底。也不是他元來佛祖底禪。脩養底。也非老莊之道。無有是者。備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籃輿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

干却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及以臣子之職爲恥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此爲學者言之以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

人傑

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後人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而周公則上見疑於君下不能和其兄弟是何日聖人是論其常堯舜是處其變看他烝烝乂不格姦至於瞽瞍底豫便是他有以處那變處且如他當時被那兒子恁地他處得好不將天下與兒子却傳與賢便是他處得那兒子好若堯當時把天下與丹朱舜把天下與商均則天下如何解安他那兒子如何解寧貼如周公被管蔡恁地他若不去致辟於商則周如何不擾亂他後來盡死做這一着時也是不得已着恁地但是而今且去理會常倫而今如何便解有個父如瞽瞍有個兄弟如管蔡未論到那變處

賀孫

周子卷四終

朱子卷五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治平類

文集

壬午應詔封事

謂宜正朝廷本原之地
事目見格致類

四海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使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爲今日之監司。奸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誰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其既失勢者。陛下既接見其文私之狀。而斥去之矣。尚在勢者。豈無其人。

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然則某事之利爲民之休某事之病爲民之戚陛下雖欲聞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諸民哉臣以爲惟以正朝廷爲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亦似有意乎此矣蓋前日所號召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在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徇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紜叢脞旣非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爲觀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况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圖所以寬賦役備賑贍業流通銷盜賊之計尤在於守令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則又有在願陛下深留聖意毋忽

庚子應詔封事

謂恤民之實在省賦治軍
孝宗朝

是歲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
利病先生時知南康軍應詔上書

臣嘗謂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
 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為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
 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
 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夫民
 之不可不恤不待智者而後能知亦不待明者然後能言也然
 欲知其憔悴困窮之實與其所以致此之由則臣請以所領之
 郡推之然後以次而及其所以施置之方焉臣謹按南康為郡
 土地瘠薄生物不暢水源乾淺易得枯涸人民稀少穀賤農傷
 固已為貧國矣而其賦稅偏重比之他處或相倍蓰民間雖復
 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納稅賦須至別作營求乃可
 賙貼輸官是以人無固志生無定業不肯盡力農桑以為子孫
 久遠之計幸遇豐年則賤糶禾穀以苟目前之安一有水旱則
 扶老携幼流移四出視其田廬無異逆旅之舍蓋出郊而四望
 則荒疇敗屋在處有之故臣自到任之初即嘗具奏乞且將屋
 子一縣稅錢特賜蠲減又嘗具申提點坑冶司乞為敷奏將夏
 稅所折木炭價錢量減分數其木炭錢已蒙聖慈曲賜開允獨
 減稅事漕司相度方上版曹若得更蒙聖恩特依所請則一方
 憔悴困窮之民自此庶幾復有更生之望矣然以臣計之郡之

接境江饒等州土田瘠薄類此者非一郡一縣而已也稅賦重
大如此者非一料一色而已也若不大為經理深加隱卹雖復
時於其間少有縱舍如以杯水救車薪之火恐亦未能大有所
濟而剝膚椎髓之禍必日愈深愈酷而不可救元氣日耗根本
日傷一旦不幸而有方數千里之水旱則其橫潰四出將有不
可如何者未知陛下何以處此此臣之所謂民之憔悴困窮而
不可不恤者然也而臣所謂省賦理軍者請復為陛下言之夫
有田則有租為日久矣而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為苦者止緣二
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也夫二稅之入盡
以供軍則其物有常數其時有常限而又有貼納水脚轉輸之
費州縣皆不容有所寬緩而減免也州縣既無贏餘以給官吏
養軍兵而朝廷發下雜軍歸正等人又無紀極支費日增無所
取辦則不免創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且如納米收
耗則自七年八年以至於一倍再倍而未止也豫借官物則自
一年二年以至於三年四年而未止也此外又有月椿餘用諸雜
名額拋賣乳香科買軍器寄招軍兵打造鐵甲之屬自版曹總
所以至漕司上下相承遞相促迫今日追究人吏明日取勘知
通官吏無所從出不過一切取之於民耳蓋不如是無以補舊
欠支目前雖明知其一旦發覺違法抵罪而不及顧也夫以罪
及其身而不暇恤尚何暇於民之恤乎以此觀之則今日民貧

賦重其所從來亦可知矣若不討理軍實而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然國家感處東南恢復之勳未集所以養兵而固圉者常恐其力之不足則兵又未可以遽減竊意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資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鍊習民兵可以益邊備誠能行此三者而又時出禁錢以續經用民力庶幾其可寬也今將帥之選率皆膏粱駃子廝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爲能苞苴結托爲事物望素輕旣不爲軍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哀斂刻剝經營賈販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旣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責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已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旣已困於刻剝苦於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或反見親寵怨怒鬱積無所伸訴平時旣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至於軍中子弟亦有素習弓馬諳曉戰陳者例皆不肯就本軍投募而朝廷反爲分責州郡枉費錢物拖拽短小生疎無用之人以補軍額凡此數端本末巨細無不乖錯而所謂將帥者私欲飽滿鑽研有效則又可以束裝問塗而望他軍之積以爲已資矣故近歲以來管軍臣僚遷代之速至有一歲而再易者是則不惟軍中利病無由究治冗兵浮食日益猥衆而此人之所盜竊破費與夫送故迎新百色支用已不知

其幾何矣。至於總餽輸之任者，亦皆負倚幽陰，交通賄賂，其所程督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於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若乃屯田民兵二事，又特爲誕謾小人，竊取官職之資，而未聞其有絲毫尺寸可見之效。凡此數弊，天下之人孰不知之，而任事之臣，略不敢一言以告陛下。惟務迫趣州縣使之急征橫賦，戕伐邦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則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強。陛下亦聞其說之可喜，而未究其要，往往誤加獎寵，畀以事權。是以比年以來，此輩類皆高官厚祿，志滿氣得，而生民日益困苦，無復聊賴。草茅有識之士，相與私議竊嘆，以爲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顧獨陛下未之知耳。爲今之計，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則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乃可與也。蓋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托之私，務求忠勇沈毅，實經行陣，曾立勞效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無苞苴請托之私，則刻剝之風可革，將得其人，則軍士畏愛奮厲，蒐閱以時，而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得人而久其任，則上下相安，緩急可恃，而又可以省送迎之費。軍之汰卒，與凡北來歸正，添差任滿之人，皆可歸之屯田，使之與民雜耕，而漸損其請給。其有材勇事藝之人，則計其品秩而多與之田，因以爲什伍之長，使教其人習於馳射擊刺行伍之法，罷去諸州招軍之令，而募諸軍子弟之驍勇者，別授以田。

使隸尺籍大抵令與見行屯田民兵之法相爲表裏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其事付以重權久其事任毋貪小利毋急近功俟其果能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然後議其課最增秩而因任之如此十數年間自然漸見功效若其功效未能遽見之間而欲亟圖所以紓州縣民間目前之急者則願深詔主計將輸之臣其於見今椿積金穀綿絹數內每歲量撥三二十萬視州郡之貧乏者特與免起上供官物三五分而代其輸向後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則上項量撥之數可以漸減而州郡免起之數可以漸增州縣事力既益寬舒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以寬恤歲課而時稽之不惟去其加耗預借非法科敷之弊又視其土之肥瘠稅之輕重而均減之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意所在曠土亦當漸次有人開墾布種而公上之賦亦當自然登足次第增羨不俟程督迫促而國真可富兵真可強矣此臣之所謂省賦治軍之說然也

又庚子應詔封事

謂人主當正心術以立紀綱

至於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復爲陛下畢其說焉夫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

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與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不謹也今天下之事如前所陳亦可見矣陛下欲恤民則民生日促欲理財則財用日匱欲治軍則軍政日紊欲恢復土宇則未能北向以取中原尺寸之土欲報雪讐恥則未能係單于之頸而飲月氏之頭也此其故何哉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六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勢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拔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私排擠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雖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

公論者乃略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巢窟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綱紀而已乃并與陛下所與立綱紀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嘆不樂其生而貧利無恥敢於為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士心何自而復宗廟之仇恥又何時而可雪耶

又戊申封事

謂州縣催督財賦重困民力
事目見誠正類

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在簿書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為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三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易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

足為限以為不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脇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為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尚未論也。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已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

辛丑延和奏劄一

謂宜採擇人言以消災變
事目見誠正類

陛下臨御以來風興夜寐畏天恤民誠敬寬仁格於上下宜其天心克享民物阜安而一十年之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邇者垂象差忒識者寒心饑饉連年民多流殍陛下側席興嘆進賢退奸分命朝臣振廩出粟凡所以奉承天意慰悅人心者無所不至又宜若可以少回災沴召致和平矣而間者冬氣太溫雷電震激嗣歲之計尚有可憂臣誠愚昧有不識其所以然者嘗竊推迹前事以深求之意者德之崇者有未至於天歟業之廣者有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其小者無所繫歟刑之

遠者或不當而其近者或幸免歟君子或有未用而小人或有未去歟大臣或失其職而賤者或竊其柄歟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汗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今以陛下之明聖則豈有是哉然而天心未豫邦本動搖宸慮雖深早氣未究是則必有說矣臣竊不自量敢冒萬死伏願陛下聽斷之餘虚心靜慮試以前數條者反之於身驗之於事而深自省焉則淵默之中無微不照而凡此得失之端孰有孰無孰存孰改皆無所遁其情矣若猶以爲未也則願濬發德音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圖自新內自臣工外及氓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者無間疎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於聰聽則夫天人之際譴告所繇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爲科品以次施行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日廓然清明則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群黎百姓無不蒙休矣

辛丑延和奏劄三

申請前後救荒合行事件

救荒之務檢放爲先行之及早則民知有所恃賴未便逃移放之稍寬則民間留得禾米未便闕乏然而州郡多是吝惜財計

不以愛民爲念。故所差官承望風指。已是不敢從實檢定分數。及至申到帳狀。州縣又加裁減。不肯依數分明除放。又早田收割日久。檢踏後時。致有無根查者。乃是州郡差官遲緩之罪。而檢官反謂人戶違法。不爲檢定。其有檢定申到者。州郡亦不爲蠲放。就中下戶所放不多。尤被其害。訪聞本路州縣亦有似此去處。欲乞候臣將來到任。廣行詢究。更與從實蠲減。

伏覩近降指揮。早傷州縣上戶賑糶。止令勸諭。毋得科抑。仰見聖明深察物情。恤貧安富。兩得其所。然竊恐官吏被此指揮之後。其間或有便文自營之人。必將泛然不以勸諭爲意。而上戶亦有詞說。難以勸諭。官司米斛不多。將來無以接續。其害又有不可勝言者。欲乞且令州縣將來勸諭者。權以去年認數爲約。已勸諭者。權據見認之數爲準。多方詣訪。加意考核。不得比同尋常報應空文。須管究心體訪。得其實數。其實不能及數者。更與量減。實可更多出者。則與量添。其有鹵莽滅裂。徒爲煩擾去處。將來本司覺察得知。具名聞奏。庶幾所認之數。必得其平。而無科抑之患矣。

今年旱地廣濶。只有湖南二廣及浙西兩三郡豐熟。而廣東海路至浙東爲近。臣昨受命之初。訪聞彼處米價大段低平。卽嘗印榜遣人散於福建廣東兩路沿海去處。招邀米客。許其約束稅務。不得妄收力勝雜物稅錢。到日只依市價出糶。更不裁減。

如有不售者官爲依價收糴自此向後必當有人興販前來但臣元榜約束本路府縣稅場不得妄有邀阻收稅及力勝一節更乞聖慈申嚴行下有違戾者官吏並比見行條法各加一等坐罪至來年六月却依舊法其收糴本錢乞許行下本路沿海州軍將今年糴過米錢及兌那諸色窠名支撥充應庶幾不失信於客人向後易爲招誘如或更蒙朝廷量立賞格召人興販行下諸路曉示勸誘仍先降空名付身數十道付本司俟有上件販到米斛之人卽與書填給付蓋緣客人糴貨了畢便欲歸回元處不能等候卽與土居上戶不同

救荒之政著於令甲及近年節次指揮雖已詳察然而全在官吏遵奉施行然後民被實惠况今年薦饑公私匱竭比之常歲事體不同欲乞聖慈特降指揮戒敕本路守令以下令其究心奉行悉意推廣其故有違慢不虔之人俾臣奏劾一二重作施行以警其餘其有老病昏愚不堪驅策者亦許具名聞奏別與差遣却選本路官吏惻怛愛民才力可仗者特許不拘文法時暫權差謂如治獄捕盜官不許差出之類仍依富弼趙抃例選差得替待闕宮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事畢具名申奏量與推賞如減磨勘陞名次之類庶幾官吏向前人蒙實利

辛丑延和奏劄四

再奏請求荒政之一

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昨係乾道四年鄉

民艱食本府給到當年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縣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卽蠲其息之半大饑卽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支息米造成教倉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二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累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卽申府差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十五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強妄意欲乞聖

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卽送元米還官却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爲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搔擾此在今日言之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亦公私儲蓄預備久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人必願從者衆其建寧府社倉見行事目謹錄一通進呈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

戊申延和奏劄一

謂當先正尊卑上下之分
事目見誠正類戊申封事

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為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皋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而期於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為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為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或以妻殺夫或以族子殺族父或以地客殺地主而有司議刑卒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不能以此為治於天下而况於其係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又非凡人之比者乎然

臣非敢以此之故遂勸陛下深於用法而果於殺人也。但竊以爲諸若此類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不以經術義理裁之而世儒之鄙論異端之邪說俗吏之私計得以行乎其間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而舜之所謂無刑者又何日而可期哉。故臣伏願陛下深詔中外司政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又詔儒臣博采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於教化刑罰之意者刪其精要之語聚爲一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民之官皆使略知古先聖王所以敕典敷教制刑明辟之大端而不敢陰爲姑息果報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教而仰稱陛下好生惡殺期於無刑之本意。

戊申延和奏劄三

乞除州縣經總制錢

竊見諸路提刑司所管拘催州縣經總制錢蓋前代之所無而祖宗盛時亦未之有特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爲功而其兄聞之乃爲哭於先廟以爲作俑之禍且及子孫渡江以後雖知其弊然費出愈繁遂不能罷復有增加以至於今乃爲大農之經賦有司不敢復有蠲除之議然其始者亦但計其出納多寡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則事

雖失體而未有害甚及紹興中推行經界之法民間違限契約悉出投印故一二年間此錢之額倍於常歲逮其畢事則便復常數而無復前日之羨矣而一時乃有儉佞培克之人輒爲比較之說以誤朝聽使凡歲入經總制錢悉以經界之年爲額其後雖或知其非義而小變之然猶必使趁及一年所收最多之數至其甚無藝者則雖或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米稅錢已無所入而所謂經總制錢者版曹總所猶不肯與之蠲除上下相臨轉相逼迫下吏無所措其手足則其勢必至於巧爲名目取之於民以求幸免司察之官雖知其然然既利其歲額之盈則亦不容有所訶問顧猶不足以及數則遂不過將新改舊轉後爲前歲月逾深逋負日積大郡所欠十數萬緡小郡亦不下一二萬數官吏操切日益嚴峻而莫有知其事之本原者臣愚不知州縣之前煎熬局促果何日而少紓斯民之嘆息愁怨果何時而少息也陛下厚德深仁愛民如子疾痛疴癢無細不知抑搔按摩無遠不及顧偶未聞此法之弊而已故臣輒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深照本末特詔有司先將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稅數內所收經總制額盡依分數豁除然後別詔大臣深圖所以節用裕民之術討論經總制錢合與不合立額比較之利病而罷行之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

戊申延和奏劄四

乞禁州縣科罰之弊

竊見江西路諸州舊有科罰之弊蓋因歲入有限而費出無常是以不免巧取於民以備支發凡是百姓有事入門不問曲直恣意誅求無有藝極民間受弊不可勝言為監司州縣者欲一切繩之法則財計頓闕州縣不可復為雖有良吏亦無以免若一切恣之不問則法廢不行民怨無告而貪虐之吏更復並緣以濟其私為害愈甚前此漕司蓋嘗頗捐羨錢以補州縣歲計之闕而禁其科罰然後遠民得以粗安然聞其間亦有循習舊態未能盡革去處欲望聖慈特降聖旨令本路帥臣諸司博訪事宜共行指畫逐一條奏以俟聖裁庶幾官用不乏民賦有經仰寬宵旰之憂潛消災沴之氣一路幸甚

浙東奏狀

乞募饑民修水利

孝宗淳熙七年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先生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

臣昨所奏逐項事理並蒙開允獨有依準舊制募饑民脩水利一事未蒙施行臣竊見連年災旱國家不忍坐視天民之死大發倉廩以拯救之其費以巨億計蓋其賑給者固不復收其賑糶者雖曰得錢而所折閱亦不勝計仁聖之心於此固無所吝然饑民百萬安坐飽食而於公私無毫髮之補則議者亦深惜之故臣嘗竊仰稽令甲私計以為若微於數外有所增加以為募民興役之資則救災興利一舉而兩得之其與見行糶給之法利害之算相去甚遠故不自揆既以奏聞而輒下諸州委自

通判詢究水利合興復處以俟報可。至於近日巡歷，又得親見所至原野極目蕭條，唯是有陂塘處，則其苗之蔚茂秀實，無以異於豐歲。於是竊嘆，益知水利之不可不脩。自謂若得奉承明詔，悉力經營，令逐村逐保，各有陂塘之利如此，則民間永無流離餓莩之患，而國家亦永無蠲減糶濟之費矣。不謂言語疎略，未蒙鑒照，敢竭其愚，重以為請。伏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許臣前項所謂百七十萬貫者，而於內量撥什三，俟諸州通判申到合興脩水利去處，審實應副。其合糶給人，有應募者，即令繳納糶給由曆，就顧入役。俟畢工日，糶給如舊，則所捐不至甚多，而可以成永久之利，絕凶年之憂，費短利長，不為失策。

又浙東奏狀

論義役利害條件

臣巡歷到處州，竊見本州昨奉聖旨，依布衣楊權所請，結立義役。此見陛下愛民之切，雖草茅之言，苟有便於民者，無不采納施行。天下幸甚。然本州目今奉行，却有未盡善者。如今上戶官戶寺觀出田以充義田，此誠善矣。而本州却令下戶只有田一二畝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錢買田入官。而上戶田多之人，却計會減縮所出，殊少。其下戶今既或被科出田，將來却不充役，無緣復收此田之租，乃是困貧民以資上戶。此一未盡善也。如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出納先後之間，亦未免有不公之弊。將來難施刑罰，轉添詞訴。此二未盡善也。又如逐

都所排役次今日已是多有不公而况三五年後貧者或富富者或貧臨事不免却致爭訟此三未盡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戶輪充都副保正中下戶輪充夏秋戶長上戶安逸而下戶賠費此四未盡善也凡此四事是其大槩目下詞訴紛然何況其間更有隱微曲折未可猝見若不兼采衆論孰加考究竊恐將來弊病百出詞訴愈多改之則枉費前功不改則貽後患將使義役之名重爲異議者所笑無復可行之日誠有未便臣昨見紹興府山陰縣見行義役只是本縣勸諭人戶各出義田均給保正戶長各有畝數具載砧基其保正戶長依舊只從本縣定差更不別置役首亦不先排役次而其當役之戶既有義田可收自然樂於充應不至甚相糾訐但其割田未廣去處未免尚仍舊弊若更葺理增置便無此患竊謂其法雖似濶疎然却簡直易明無他弊病又且不須衝改見行條法委實利便故嘗取其印本砧基行下州縣然以未經奏請畫降指揮州縣往往未肯奉行臣愚欲望聖慈詳酌行下處州止令合當應役人戶及官戶寺觀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止用山陰縣法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俟處州行之有緒却令諸州體倣施行庶幾一變義風永息爭競

又浙東奏狀

論鹽課私販之弊

浙東所管七州而四州瀕海既是產鹽地分而民間食鹽必資

客鈔州縣又有空額比較增虧此不便之大者夫產鹽地分距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羣或用大船搬載廷尉既不得訶州郡亦不能詰反與通同資以自利或乞覓財物或私收稅錢如前日所奏台州一歲所收二萬餘貫是也以此之故除明越兩州稍通客販粗有課利外台溫兩州全然不成次第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一監累月之間不收一袋不支一袋而官吏糜費士卒搔擾有不可勝言者然以有比較之法州縣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監舖抑勒民戶妄作名色抑令就買出入暗昧不可稽考大約瘠民以肥吏困農民以資游手爲州縣爲提舉主管者非不知之然皆以國計所資不敢輒有陳說日深月久民愈無聊若不變通恐成大患臣生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軍舊行產鹽之法令民隨二稅納產鹽錢而請鹽於官近歲官鹽雖不支給而民鬪自食私鹽官司既得產鹽稅錢亦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實兩便欲乞聖慈特詔有司取會福建路轉運司下四州軍見行產鹽法其餘州軍自依舊法施行則亦革弊救民之一事也

漳州奏狀

條奏經界行否利害

光宗卽位除先生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

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卒不得行

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揮令臣相度漳州先行經界事聞奏者臣衰晚迂疎無所能似猥蒙聖恩畀以郡綬靜維僥冒常懼無以補報萬分今者幸逢聖朝不忘遐遠推行仁政首於二郡以臣適守是邦使得與討論之列其爲慶幸何可勝言臣自早年卽爲縣吏實在漳泉兩郡之間中歲爲農又得備諸田畝之事竊見經界一事最爲民間莫大之利其紹興年中已推行處至今圖籍有尚存者則其田畝猶可稽考貧富得實訴訟不繁公私之間兩得其利獨此泉漳汀州不曾推行細民業去產存其苦固不勝言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其勢亦將何所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於官府細民而豪家大姓猾吏奸民皆所不便故向來議臣屢請施行輒爲浮言所沮甚者至以汀州盜賊藉口恐脅朝廷殊不知往歲汀州累次盜賊正以不曾經界貧民失業更被追擾無所告訴是以輕於從亂其時初未嘗有經界之役也以此相持久無定論不惟汀州之民不能得其所欲而漳泉二州亦復并爲所累弊日益深民日益困論者惜之今者議臣之請且欲先行泉漳二州而次及於臨汀旣免一州盜賊過計之憂又有以慰兩郡貧民延頸之望誠不可易之良策也臣雖多病精力早衰無以仰副使令然不敢先一身之勞佚而後一州之利害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今已是仲

傳完理要 卷五
秋向去十月農隙之時只有兩月之久若蒙聖恩特許施行則所有合行事件欲乞便令監司州郡一面施行若候得旨方行奏請更俟報可竊恐遲緩不及於事須至條畫并此奏聞今具下項

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於推擇官吏臣昨因本路諸司行下詢究嘗具已見申陳欲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擇一郡守臣汰其昏繆疲輒力不任事如臣等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令或不能則擇於其佐又不能則擇於他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或權領縣事或只以措置經界爲名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民無擾矣

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算計之法又人所難曉者本州自聞初降指揮卽已差人於隣近州縣已行經界去處取會到紹興年中施行事目及募本州舊來有曾經奉行諳曉算法之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者日逐講究聽候指揮但紹興年中戶部行下打量攢算格式印本多方尋訪未見全文竊恐諸州亦未必有欲乞聖慈特詔戶部根檢謄黃點對行下

一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束

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濶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爲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之濶狹高下也其諸郡合爲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賠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爲買紙顧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顧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甚病矣又據龍巖縣尉劉璧申經界之行惟里之正長其役最爲煩重疆理畝畝分別土色均攤賦稅其在當時動經再歲彼出入阡陌妨廢家務固不勝其勞一有廣狹失度肥磽失宜輕重失當其詞訴並興而督責又隨至矣然有產則有役適當重難使出心力以應役使亦無可奈何然彼皆鄉民安知經界書算則必召募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能書算及嘗爲胥史之傑黠者莫不乘時邀求高價執役之人急於限期不免隨索則酬而又簿書圖帳所用紙札亦復不貲執役之人安能勝此勞費竊謂經界之在今日不可不行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紙札之費

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則殫力耗財如曩日恐非仁政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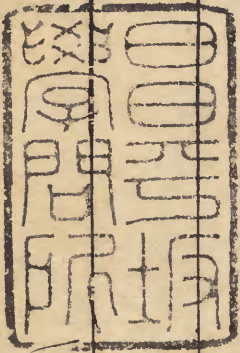
一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此蓋以算數太廣難以均敷而防其或有走弄失陷之弊也。若使諸鄉產錢祖額素來均平則此法善矣。若逐鄉產錢祖額本來已有輕重卽是使人戶徒然遭此一番打量攷算之擾而未足以革其輕重不均之弊無乃徒爲煩擾而不免有害多利少之歎乎。今來推行經界乃是非常之舉不可常守常法。欲乞特許產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爲利便。

一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各不同。政使坐落分明簿書齊整尚難稽攷何況年來產田之稅旣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尤難檢計。姦民猾吏並緣爲奸實佃者或申逃閣無田者反遭俵寄。至於職田俵寄不足則或撥別色官錢以充之。如此之類其弊不可偏舉。今來欲行經界若更存留此等名字則其有無高下仍舊不均而其名色猥多不三數年又須生弊。爲今之計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槩均產。每田一畝隨九品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却以產錢爲母別定等則一例均敷。每產一

文納米若干錢若干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交收却以到
官之數照元分數分隸若干爲省計若干爲職田若干爲學
糧若干爲常平逐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
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諸鄉各造一簿開具本鄉所
管田數四至步畝等第各注每人管業有典賣則云原係某
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見今管業却於後項通結逐一開具
某人田若干某產錢若干使其首尾互相照應又造合縣都
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
業散在諸鄉者則并就煙爨地分開排總結並隨秋料稅簿
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戶人遇有交易卽將契書及
兩家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
但或者尚疑如此則本州產田納稅本輕而今當反重官田
納稅本重而今當反輕施行之後爭競必多須俟打量了畢
灼見多寡實數方可定議其說似亦有理伏乞聖慈并與行
下俟一面打量了畢別具利害申奏聞次

一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並無僧行住持田土爲
人侵占逐年失陷稅賦不少將來打量之時無人照對亦恐
別生奸弊加以數年將遂不可稽考欲乞特降指揮許令本
州出榜召人實封請買不惟一時田業有歸民益富實亦免
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

居之遺意誠厚下足民攘斥異教不可失之機會也



朱子卷五終

